

心香一瓣

心心相见

（歌词）

竺泉

那一年 这一天 西湖傍晚
风轻轻 雨蒙蒙 你我遇见
我在桥这头 你在桥那边
蓦然间 桥中间 对问双眼
这千年的断桥为何不断
会心的微笑 情满了手中伞
断桥的不断 那是千年的姻缘

又一年 这一天 漫步海滩
风阵阵 浪滔滔 雨中思念
我在海这头 你在海那边
许久间 天涯间 乡愁难断
这千年的祖先为何相传
连绵的血脉 盈满了海峡间
你我的相见 那是故乡的呼唤

这一年 这一天 你我相聚海之畔
天蓝蓝 云灿灿 你我牵手山之巅
心相通 情相牵 你我风雨肩并肩
心相见同一天 同一天心相见

山阴道上：

骨做的江南

（组诗选二）

阎晋

兰亭的鸟鸣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王羲之

午后的鸟鸣，是兰亭的琴声
春风不改，石碑上的晋字
一次次刻到白鹅的额头

人间，从来只有线条最美
方正的中国之字
涂抹的是墨痕，写出的是空白
这是中华文明
独有的哲学意味

用天下最柔弱的毫毛
写最有骨气的汉字
铁钩银划，横竖撇捺
可以刻入坚硬的石头
可以渗透柔软的薄纸，也可以
写进华丽的丝绸

正如这时有时无的鸟鸣
无时不在地鸣叫在人类的窗口

剡溪有戏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
——李白

做为诗歌的囚徒
行走在山阴道上，我更愿意
将安坐四山的小城嵊州
执拗不改地呼她尊名：“剡溪”
就像我一一遇见的
谢康乐、王右军、杜少陵、陆放翁……

战争、灾祸、瘴毒，苦难和折磨
往往把历史的倒影和咏叹
留给了曲与戏，诗与歌

须知衣冠南渡，风骨亦南渡
剡溪诗满舟，百年超越剧
这是嵊州，婉转的明亮与福乐

依旧沉醉于江南新绿所迸发的真诚
这时，我们更应该坐在台下
或者去往舞台中央
聊一聊人生背面的底气和勇气
一杯草木之味即可入腹解虑

在石头击响石头的转弯
我们一再关心一条流水的曲线
我们反复考证一座戏楼的彩衣与庄严
三月三，古老的文种
点燃现代文明。而我们
正穿过春天，赶往回家的路上

不要回头！那棵千年的香樟树
正默默举起绿色的火把
像我们失散多年的
文学的父亲



燕子去哪了

吴爱华

十足。

我家的右边有一条小河，小河的右边是一大片蛙声的稻田，这样的环境是燕子筑巢的首选。燕子选好位置后，从附近的河边、水田，用嘴巴一次次去衔来泥巴，然后混合着唾液，一点一点构筑起属于它们的家。建好以后，再衔来一些稻草、羽毛，以及细柔杂屑，一个漂亮结实而又舒适的家就建成了。燕子可以称得上鸟界最巧的建筑能手。

记忆中，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好像都有小燕子去筑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燕子是不嫌贫爱富的。一身乌黑光滑的羽毛，一对小巧玲珑的翅膀，还有一个剪刀似的尾巴。有的燕子，羽毛发出蓝莹莹的金属光泽，喉间有一片红棕色的羽毛。听老人们说，漂亮的是雄燕子，那时候就很好奇，难道不应该是雌燕子更漂亮吗？

小时候，我总会搬个小板凳，坐在房檐下，一边写作业，一边听着雏燕叽叽喳喳的叫声。有一年，堂屋的一个燕巢里，一下子孵出五只小燕子，毛茸茸胖嘟嘟，嘴边有一圈白色羽毛特别像胡子，它们转动着五个小脑袋，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不时张开嘴巴将头探出窝外，估计是饿了在等爸爸妈妈回来投喂，或许也是对外面热闹的世界比较好奇。

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整天飞来飞去捉虫，几分钟就飞回来一次，嘴对嘴地把虫子喂给孩子们吃，然后又调头快速飞走。做父母的可真辛苦啊！当燕子爸爸和燕子妈妈飞回来时，五只小燕子大张着黄色的小嘴，那五张挤在一起

张开的小嘴，真像一朵开放的花。

一次，一只羽毛未丰的小燕子，不小心从窝里掉了出来，重重地落在了地上，我和弟弟正好在旁边，赶紧将它捡起来，捧在手心，本想送它回燕巢，但家里大人都下地干活去了，我们只得找来一只鞋盒子，铺上稻草，将小燕子放到里面，然后，我们就去田里捉虫子。

听鸟类专家说，燕子是世界上少有的愿意跟人类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鸟类，从古至今，小燕子都跟人类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小时候，总是能够看到很多燕子在天空中飞翔，“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伴随着它们婉转的叫声，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美好的回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鸟却越来越少见了，不再是我们村头弄尾的常客。今年，我家堂屋的燕巢里又没有燕子来，父亲自言自语地说：“燕子两年没来了。”是啊，燕子到底去哪里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少见呢？

带着这个疑问，我特意请教了鸟类专家。燕子是一种候鸟，每年春秋季节南来北往迁徙，一年飞行都在万里以上。在迁徙途中，它们会遇到各种困难，像自然气候、人为干扰，还有其他物种的威胁，所以，迁徙路上死亡率也高，迁徙路线也会根据气候和地理条件进行调整。

近几年，燕子数量确实是越来越少。燕子是天然的害虫控制者，据统计，一只燕子每年能够捕捉二十五万只害虫，是庄稼的“守护神”。但是随着农药使用的普及，加上农业用地收缩，燕子的食物来源遭受严重威胁。

其次，随着人类发展和城市化的加速，环



岁月悠然

黄汤茶香

庄千慧

在素有“浙南红都”之称的平阳县，有一种特别的茶，叫做“平阳黄汤”。

“平阳黄汤”品质优殊，单单从其独特的制茶工艺来说，它除了要经过推青、杀青、揉捻等众多道工序，尤其要经过特殊的九烘九焖的繁琐技法，制作出来的佳茗，汤色杏黄明亮，香气清芬高锐，滋味鲜醇爽口。

中国的茶文化史数千年，古人对神州的种种名茶佳茗品质均有极致妙评，我不敢追摹古人，只想剥去茶性中风华雪月的介质成分，通过茶树的根和叶的生命逻辑，阐释一种精神的辉煌。

那是在1935年底时，一引战旗直指浙南，后来的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率领红军抗日挺进师进驻平阳山门镇的大屯村等地。他乡异地，征战艰辛，水土不服，粟裕犯起了肠胃病，长期闹肚子。

这件事被当地山门街的地下党员林仰持知道了。这位忠诚而细心的青年人心想，在自己家乡，一位为百姓闹革命的红军首长，九死一生对敌作战，还要受到病痛折磨，我们当地人应当给他好好调理。

林仰持大脑中第一个想到的“良药”就是当时叫“北港黄汤”的“土茶”。林仰持对于“黄汤”这个土茶是太熟悉了，这种茶是北港一带的主要作物，这里的山山岭岭，茶树青葱，山区群众祖祖辈辈种茶营生，饮茶养生，茶对于生命的普适性似乎仅次于食粮。山区社会的循环，好像也是在种茶、制茶、饮茶的回环往复中，在一代代茶业的传承中艰难延续。

林仰持从自家拿来“北港黄汤”，向粟师长介绍了该茶的制作工艺和茶性。林仰持还用黄汤亲手制作午时茶，交给粟师长的警卫员，要求他每天泡一杯给首长饮用。

林仰持的自信来自“北港黄汤”在民间惯常的润养舒缓的宿性，更有来自流传于民间的“黄汤”身世的传奇——据说，在清代乾隆年间，平阳北港一带茶商经常运茶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售卖。浙南到杭城路途遥远，当

春江壁上行

王赞

富春江，春江赋；杭州富春江再美不过的是春天，吟赋春天，爱一江山色。蓝色江水，清澈纯净，晴空吐碧，染就春云五色；一草一木，窈窕扶疏，池香洗砚，山秀暗藏画屏。2024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和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春江壁上行”展览在富阳公望美术馆举办。

世界性的壁画语言拥有共同普遍的审美价值和相互勾联绘画的技术要素。中国是世界壁画发展的源头之一，从中国目前出土的秦国时期壁画遗存残片可以看出，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壁画艺术已经成为人类情感生命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共艺术载体的壁画艺术，无论是世界多元化的艺术语言，还是中国特有的壁画样式，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公共性特征，此次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壁画艺委会与富阳公望美术馆联合承办的“春江壁上行”展览，将汇合中国各个艺术类别的绘画技术，借壁画的名义，展现多元而深厚的艺术观念；以公共性的认知，推演出丰富而多彩的壁画主题与现代意识。

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已经成为中国卷轴山水绘画的经典佳作，仰望中国绘画艺术星空，寄意于近七百年后仍然流淌的富春江水，绘就今天壁画艺术欣欣向荣之景象，自有我们心中的新富春山居图。

大爱爱春江，壁上咏春望。

（这是作者为“春江壁上行”展览所作的序 右图为参展作品：唐小禾、程犁《生命的归宿和起点之舞》）

展处留痕

钱江寻源

李艳

很少有人知道，钱江源和中国的珠穆朗玛峰、美国百慕大三角、埃及金字塔，都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线上。

莲花塘是溯源路线上海拔最高的一片成规模湿地，是钱塘江的源头所在地。莲花塘面积仅60多亩，看似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水塘，但最深处有2米多，且从未干涸。

源头第一泉距莲花塘二三十米，脸盆大小，很不起眼，泉水未盈盈，近乎见底，泉的四周覆盖着一层绒绒的苔藓，诉说着生机和沧桑。仔细观察周围，莲花塘密林中的湿地其实就是巨大的隐形水库——源头。钱江源树深林密，藤蔓交错，原始、幽静的气息俯拾皆是。

钱江源印象最深的是绿，放眼四望，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连绵不绝，无边无际，犹如绿色的波涛起伏荡漾。天空蔚蓝，像洗得透亮的蓝色宝石，闪闪发亮；鸟儿在枝头鸣叫、跳跃，于群山间奏响动听的旋律。

除了满眼的绿色，钱江源的亭子也颇有特色。思麋亭、探源亭、抱松亭、鸣界亭、问茶亭、润心亭、涵煦亭……每个亭子或临深渊，或靠悬崖，或倚平台，造型迥异，光听名字，就让人心旷神怡神往。最有特色的当属半山团圆的抱松亭。C形的回廊将高大、挺直的松树团团围住，是风景，更是保护，生态环保物种细无声。“高松自有云相伴，岚雾常将人绕缠”，抱松亭让人浮想联翩。

下山途中的润心亭，取自李白诗句“离忧每醉心”中的“醉心”二字，并将其改为“润心”，意为绿色王国一草一木皆能润心沁脾，怡情养性。此情此景，忍不住张开双臂，仰头长啸，大口呼吸，恨不得把满山的绿、满谷的翠都润心沁脾地带回家。

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熊出没”警示区域。该路段位于问茶亭和禪庐之间，百米米长，山势险峻，气候湿润。当时，足底已是黄泥山道，天色向晚，两旁修竹高拔，日影摇曳，除了一位路过的中年男子，再没有碰到其他游客。走着走着，忽闻树丛间“簌簌”动响，循声望去，白色的山雉像精灵一样，在不远的林